

# 《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》音注考

汪业全

(南京大学中文系,江苏南京 210093)

**[摘要]** 北宋陈景元《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》音取《广韵》,求正存雅,合于宋代注家风气。反切用字讲求等呼、洪细的协洽,是继《集韵》之后反切改良的又一次成功实践。

**[关键词]** 陈景元;音注;反切改良

**[中图分类号]** H131.6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1-7070(2004)01-0024-05

《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》<sup>①</sup>(下称《音义》)为北宋陈景元(1034-1094)撰。《音义》卷首有陈氏自序,谓“总角出家,弱冠访道”,“老归茅山”,“欲诵《洞经》”,乃“广求古本,先自考详”,“对比隐书,辄撰音义,兼疏同异,粗解所疑”。《音义》摘取《上清大洞真经》<sup>②</sup>中的一些字词和短语,加以注音、释义或校勘。文首载《灭魔神慧玉清隐书内祝隐文》,下题“道君玉注”,后列三十九章,章次及名称与《道藏》洞真部本文类《上清大洞真经》同。朱熹《跋道士陈景元诗》云:陈氏“读书至老不倦,神宗闻其名,召对天章阁,……乞归庐山,行李百担皆经史,诗书画皆清婉可喜”。<sup>[1](P26)</sup>凭着广博的学识和勤勉的治学,陈景元治《音义》获得了巨大成功。近人刘师培《读〈道藏〉记》有评:“陈氏于朱本(按,指朱自英本)而外,复广采各本异文,上及史崇《音义》<sup>③</sup>,校勘而外,兼詮字训,所引《说文》,桓与二徐文异,则有资小学,与玄应、慧琳《佛经音义》同,又史氏全书今久湮佚(仅存《妙门由起》一卷),得此尚存匿略。”可见《音义》在传统语言学上有着多方面的价值。笔者考其音注,从语音性质、反切改良以及切语用字的其他一些考虑因素三方面考察。

## 一、语音性质

《音义》音注149条(不避重复)。内引史崇玄音注

30条,其中还有“协韵音”。为纯其音,今剔除史音,得119条,是为《音义》音。通过反切比较,我们可以发现《音义》音的一些特点。先看下例:

(一)【晏景】上音宴,古经晏宴皆一体……(《灭》)<sup>④</sup>

(二)【五符启扉】“一本作棁,古经扉多作棁,音扉。”(十七)

(三)【九云合重扉】“一本作棁,音扉。”(三十一)

(四)【神庐】“……古经庐多作卢,音庐。”(三十二)

这4条都涉及到“古经”用字。《上清大洞真经》向居六朝《上清经》之首。其名始见于东晋时造《紫阳真人内传》。梁陶弘景《真诰·叙录》亦云:“伏寻《上清真经》出世之源,始于晋哀帝兴宁三年”(364)。古经多假借,后世定本多改用本字。陈氏此以本字音古本借字,非以注音为务。然考其音,晏音宴,棁音扉,卢音庐,皆合汉末语音。东晋近汉,早期道经传人好乘汉魏注家绪风;而陈氏据之音释,显示出《音义》些许古音积淀。

(五)【薄云】“上音博,迫也。”(《灭》)

(六)【重唇】“音纯。”(九)

(七)【鐵罷】“斑麋切。”(《灭》)

例(五):《广韵》薄、博有清浊之分,薄无“迫”义。

[收稿日期]2004-01-06

[作者简介]汪业全(1963—),男,湖南澧县人,南京大学汉语史博士研究生。

① 见明代正统《道藏》涵芬楼影印本第37册。

② 《上清大洞真经》亦称《洞经》,为六朝古《上清经》之首经。书载上清派之修习方术,凡三十九章,以歌诀述存神法。

③ 即唐史崇玄《一切道经音义》。史崇玄名因讳玄宗省“玄”字。

④ 即《音义》文首所载《灭魔神慧玉清隐书内祝隐文》。下面括号内数字为《洞经》三十九章章次。

《集韵》薄、博伯各切，“薄，迫也”。《广韵》跟《集韵》不合者，陈氏多本之《集韵》。《集韵》有“照顾当时的语音实际”<sup>[2](P57)</sup>的倾向。“薄”音“博”所反映的並<sup>h</sup>帮相混，正是宋音之迹。

例(六):为船禅相混。船禅或混或合,由来已久。丁锋先生在《〈博雅音〉音系研究》一书中列举了《玉篇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周隋梵汉对音、《博雅音》、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、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、朱翱《说文系传》音、敦煌变文等,皆从合(混),唯玄奘梵汉对音、《切韵》和《晋书音义》从分。他认为,数百年来,船禅二母的分混稳定地显现出域差,即南方和西北秦陇从合(混),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从分。吴方言至今船禅不分。王力据朱熹反切所定的宋代音系穿与审两分,但据朱翱反切所定的晚唐五代音系则从合<sup>[3]</sup>。陈景元生活在宋初,里籍建昌南城(今江西南城),距朱翱生活的南唐不过数十年,即使至宋船禅两分,其演变也是渐进的。陈氏直音中的船禅相注,亦作者不经意地时音流露。

例(七):以脂切支。支脂合流较晚,《经典释文》支与脂之混切,“恐怕是方言现象”。<sup>[3](P217)</sup>但稍后的《博雅音》(605—618)支脂(之微)已并,此后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、颜师古《汉书》注等均已混并。<sup>[4](P99)</sup>至于初唐乃至杜甫诗韵支脂独立,乃诗韵受“功令”束缚之故。唐宋之脂并混没有问题。

(八)【啖毒】“徒滥切……”(《灭》)

(九)【杖幡】“上直亮切。”(《灭》)

(八)、(九)二例以去声字注全浊上声字,为宋代“浊上归去”之明证。

以上所例反映了陈氏音注有取时音入注的因素。陈氏音注本不在于表现时音,但也不是机械照录他书,其取音定切之际,难免孱入“时音”成分。

(十)【魄空同】“史案作洞,音同。”(十三)

此例以东音送。陈氏此为史崇玄用字注音,这类例子还有两个:【膏膜】“史崇作高膜,音膏膜”;【散冤】“史崇作怨,音冤”,此二例以本字音借字。例(10)见于《洞经》十三章之《上大玉清三元王祝》词,原句“炼魄空同”,意炼魄于空同。“空同”当作“崆峒”,山名。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载:“温水出崆峒山,在临汾南。”《庄子·在宥》:“(黄帝)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,故往见之。”“峒”“同”均徒红切。陈注意在破假借读本字。

除去例(十),时音加上古音才9条,不足陈氏音注的8%,而差不多92%的音注与《广韵》或《集韵》音

切相合。周祖谟先生认为《切韵》代表的是当时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,亦即文人读书音<sup>[5]</sup>。《切韵》作为“唐宋诗韵的始祖”,借助于“功令”这个魔杖,对读书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,反过来又促成这种“文人读书音”的进一步渗透和流布。这种书音通过《切韵》系韵书得以巩固,长时间内成为书音之规范。道经口耳相授,墨守师传,音释家亦往往不屑时音而就“书音”。可以说,《音义》音大体取则《切韵》,是一种基本上脱离时音,本之《切韵》的“文人读书音”。孙建元师对宋人音释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,认为宋人“音释的目的在于求正存雅”,“宋人音释有依傍韵书、字书、音义书取音定切的风气”<sup>[6]</sup>。陈氏《音义》即此。

## 二、反切改良

反切改良主要体现在对反切上、下字之等呼、洪细等音项的处理上。根据陈氏反切的用字情况下列三表:表一(1—14)<sup>①</sup>切语与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相同;表二(15—47)切语与《广韵》或《集韵》相同;表三(48—74)切语与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都不相同,但音韵地位同。

表 1

序号	被注字	音注反切	开合同	洪细同	等列同	切上字不带韵尾
1	據	居御	+	+	+	+
2	讐	兵媚	+	+	+	
3	整	之郢	+	+	+	+
4	控	苦贡	+	+	+	+
5	参	仓含	+	+	+	
6	冠	古玩	+	+	+	+
7	冠	古玩	+	+	+	+
8	骋	丑郢	+	+	+	
9	萎	乌外	+	+	+	+
10	藹	於盖	+			+
11	咄	当没		+	+	
12	條	式竹		+	+	
13	歛	许勿		+	+	+
14	冠	古玩	+	+	+	+
合计			11	13	13	9
%			78	92	92	64

① 陈音另有直音42条,纽四声1条。括号内为其反切序号。表中带“\*”号者表示与《集韵》反切相同。“+”号表示具有对应项特性。下同。

表 2

序号	被注字	音注反切	开合同	洪细同	等列同	切上字不带韵尾
15	攘	汝羊	+	+	+	+
16	杖	直亮*	+	+	+	+
17	裘	似嗟	+	+	+	+
18	橄	刑狄*	+	+	+	
19	激	古历				+
20	盼	普覓*		+		+
21	灑	所下*				+
22	数	色句		+	+	
23	髓	息委		+	+	
24	监	古衍		+		+
25	回	胡隈*	+	+	+	+
26	吸	株劣*	+	+	+	+
27	湄	旻悲*	+	+	+	
28	互	胡故*	+	+	+	+
29	窻	初江*	+			+
30	盼	普覓*		+		+
31	解	胡买		+		+
32	咤	陟嫁*	+			
33	顷	去颖		+	+	+
34	獲	厥缚*	+	+	+	
35	頽	杜回	+	+	+	+
36	奔	衣检*	+	+	+	+
37	陵	闾承*	+	+	+	+
38	蔚	纡勿*	+	+	+	+
39	沫	莫佩*		+		+
40	巾	居娥*	+	+	+	+
41	蕝	邬孔*	+	+	+	+
42	汨	于笔		+	+	+
43	晃	胡广	+	+	+	+
44	晬	筠輒	+	+	+	
45	种	之用		+	+	+
46	墟	去鱼	+	+	+	+
47	洗	所臻		+	+	+
合计			20	29	24	25
%			60	87	72	75

表 3

序号	被注字	音注反切	开合同	洪细同	等列同	切上字不带韵尾
48		胡岸		+	+	+
49	唱	赤亮	+	+	+	
50	寨	去焉	+	+	+	+
51	观	古段	+	+	+	+
52	撮	多活		+	+	+
53	莽	莫党	+	+	+	
54	秉	补永	+			+
55	麾	呼为	+			+
56	麾	必遥	+	+	+	
57	蕝	乌董	+	+	+	+
58	嗟	咨鸦	+	+	+	+
59	日	而质	+	+	+	
60	衣	衣既	+	+	+	
61	要	一遥	+	+	+	
62	麾	必遥	+	+	+	
63	汨	古没	+	+	+	+
64	蕝	芳救		+	+	
65	少	失召	+	+	+	
66	解	胡卖		+		+
67	脑	乃皓	+	+	+	
68	要	一遥	+	+	+	
69	日	而质	+	+	+	
70	要	一遥	+	+	+	
71	帷	于悲		+	+	
72	重	直龙		+	+	
73	重	直龙		+	+	
74	咤	知加	+			+
合计			20	24	23	11
%			74	88	85	40

①②宋代麻二麻三分

3个表总计:

	开合同	洪细同	等列同	切上字不带韵尾
总计	51	66	60	45
%	68	89	81	60

上列各表“洪细同”和“等列同”两栏目百分率除个别均在 80% 以上,可知,陈氏音注是讲究切上字与切下字在等、洪细上的协洽一致的,这是陈氏音注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来看,切上字与切下字同等、同洪细时,即意味着拼切者发完切上字(声母)后所保持的唇形、舌位与接着要拼合的切下字(韵母)的唇形、舌位相同或相近,故“连读时容易过渡”。譬如,【数来】“色句切”,“色”字山母取韵开口三等,拟音为  $ʃiək^{\text{①}}$ ，“句”字见母遇韵合口三等,拟音为  $kiu$ ，“色”“句”均为三等细音,发音时,当发完山母  $ʃ$ ,由于声韵粘连,唇形和舌位不禁保持在  $i$  的位置,恰与切下字遇韵唇形和舌位起点相同,因而拼合起来便当。但《集韵》为双遇切,“双”字山母开口二等,音  $ʃoŋ$ ,发完  $ʃ$  后,唇形舌位停留在后半低圆唇的  $o$  位置,与前高不圆唇的  $i$  大异,故陈氏不取。又如,【撒落】“刑狄切”,同《集韵》,以四等切四等,是“相当严格的”,开合也同,只有平入之别,拼合自然顺洽。《广韵》胡狄切,几方面都未照顾,故舍之。还有类似的一例。【仰要】“一遥切”(“一”、“遥”拟音分别为  $ɸiet$ 、 $jiəu$ ,下仿此),《广韵》於霄切( $ɸio$ 、 $sieu$ );《集韵》伊消切  $ɸi$ 、 $sieu$ 。三切等、洪细都处理得一致。从声母看,“遥”的声母  $j$  跟切上字“一”的韵母,特别是韵头  $i$  容易融合,而於霄、伊消二切的  $s$  拼合时去掉比较困难,它对切上字零声母(影母)可能产生轻微的逆同化。从韵母看,“伊”没有问题,“一”的韵母容易渡入切下字“遥”,“於”则不然。较之,取一遥切使得切上字跟切下字拼合时中间几乎没有什么隔碍,顺畅多了。

《切韵》以至《广韵》唇音字不分开合。邵荣芬先生进而认为唇音不分开合乃中古汉语各方言的共同特点<sup>[7]</sup>。今按唇音被切字与非唇音切下字、非唇音被切字与唇音切下字、唇音被切字与唇音切下字统计出唇音切例 20,其中仅 3 例开合混切:秉<sup>开</sup>,补永<sup>合</sup>切,沫<sup>开</sup>,莫佩<sup>合</sup>切,帷<sup>合</sup>,于悲<sup>开</sup>切。这 3 例开合混切乃是陈氏为求得拼切和谐而考虑的着眼点不同所致。莫佩、于悲二切等和洪细均各相同,补永切虽等、洪细不同,但切上、下字同为合口,而且切上字无韵尾,切下字为云母,这些也都是便于拼切的。应该说,一般而言,陈注尽可能做到了唇音开合口的一致。

总之,陈氏注切往往着眼于便利拼切的实用性,其音切带有较鲜明的“音和”色彩。陈氏所做的工作实为反切改良。

反切是注音工具,注音在于便读。然而,“反切注音,本质上是声母和韵母相拼的方法,而用来代表声母、韵母的却是作为音节符号的汉字”<sup>[8](P25)</sup>，“以此作切,终嫌扞格”。<sup>[9](P104)</sup>反切将音节性的汉字音素化,须对切字的原初音节进行切分和重组,这与古人的汉字认知定势相背违,操作起来很不方便。尤其是声纽很难捉摸,因为汉字的乐音落在韵部上。后来的所谓“助纽图”、“纽字图”之类,就是为帮助拼切而设。唐释神珙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》(载元刊本《玉篇》)云:“夫欲反字,先须纽弄为初。”清人张祥晋《七音谱》亦云:“于反切上字外,加入两个双声字,使反切上一字力厚,则易转出,此古切字法每模必立二字之妙旨也。”而对反切的不便有所改良,大概是唐以后的事了。王力先生说:“六朝的反切,就其本身的体系来说,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。”<sup>[10](P33)</sup>揆其意,当指六朝反切“用字自由”,未见改良之兆。反切的改良离不开精到的审音。韵学发展到晚唐,等韵支出。韵图的出现与成熟标示着古人审音辨韵的科学方法与实绩,因而宋人改良反切的步子加大。如“《集韵》的作者已经注意到反切上字要跟被切字洪细相当,对《广韵》的反切有了系统的修正”。<sup>[10](P34)</sup>可以说,陈景元《音义》取音定切,是继《集韵》之后反切改良的又一次成功实践,不可漠视。此后大家常提到的是明代吕坤的《交泰韵》,其反切改良达到了新的高度。然而,《集韵》以迄五百多年的改良情况,我们知道的甚微。陈氏《音义》可谓这段改良音史之近端上的小小一环,更待来者焉。

当然,陈氏对反切的改进是有限的,如“开合同”和“切上字不带韵尾”就比率偏低,没有明显的倾向性,即使比率高的洪细与等,也有例外。这一方面由于陈氏取制反切,旨在注音,其他方面难以周到。另一方面由于反切各要素相互制约,弄不好会顾此失彼。有时候,可能着重考虑的是某个方面,其他方面也兼顾了,如“蔚”字,取《集韵》纡勿切,等列、洪细上取得了一致,又字形从简。有时候,不同方面会有矛盾,或者音注者的注意点在此不在彼,譬如斑麋切“罷”,都是开口字,但切上、下字等、洪细的一致未能兼顾到。有些切例用字取舍之间分不出优劣,如“弁”,《广韵》衣俭切,《集韵》衣检切,陈氏取后者,恐怕只是一种随机。

### 三、切语用字的其他考虑因素

陈景元对切语用字不但从审音的角度审取以求

① 据王力先生《汉语史稿》,下同。

“音和”,有时还从其他方面考虑,取便实用。

### (一)避生僻字

切语宜选常用字,若以“不认识的字用来注音,就没有实用的价值了”。<sup>[10](P35)</sup>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反切多生僻字。陈氏注音中约有 5 处是对这类字的改易,如[帷帐]“于悲切”,《广韵·旨韵》洧悲切,“洧,水名,在郑”。《集韵·旨韵》引《说文》:洧,“水出颍川阳城山,东南入颖”。“洧水”一词在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和《水经注》等先秦典籍里均有载。不过,洧水一直不是一条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有普遍影响力的河流。“洧”字古今都只作地名用字,它始终是个僻字,而且容易引起陌生者的误读。《集韵》改为于龟切是有道理的。陈氏于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二切各取一字为切,很可能有规避生僻字的考虑因素,但也有相反的情况。【巾金佩羽】“居焮切”,同《集韵》、《广韵》居银切。“焮”《广韵》注“火气香”,《集韵》义“炙也。《春秋传》‘行火所焮,一曰熟也’。”“焮”字当不常用,大概因为“焮”字自《切韵》一直作为韵目字的缘故。【六合脑】“乃皓切”,用“皓”不用“老”(《集韵》乃老切),亦此类。

### (二)趋简

形声字用声符字替换。如“莽”,“莫党切”;《广韵》模朗切;《集韵》谟郎切;“蕝”,“乌董切”;《集韵》邬孔切;“蔚”,“纡勿切”;《广韵》纡物切;“少”,“失召切”;《广韵》失照切。其他情况如:“覆”,“芳救切”;《广韵》敷救切;“汨”,“于笔切”;《广韵》越笔切。

避繁趋简是在取音定切其他方面许可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便利措施,它是音注者经常要考虑的,但又是次要的,因而不免也有舍简用繁的情形,如上述“焮”、“皓”等字。

### (三)避字形相混

“日”字《广韵》人质切,《集韵》入质切,可能“入”

为“人”之讹,但于作切上字无妨,也就积非成是。陈氏避免形混,干脆两弃,用而质切。更多的情形是形误可能导致拼切失误。如“嗟”,“咨鸦切”,《广韵》子邪切。但“子”的手写体很容易与“子”“孑”“于”“干”等字混淆,特别是“于”字,陈注数用,相混的可能性更大。因此虽“咨”较“子”形繁,但陈氏还是选择了它。

综上所述,陈景元《音义》取音依准《广韵》或《集韵》,“求正存雅”,合于宋代注家风气。而据字音选择怎样的切字,陈氏是审慎的,他很注意反切用字在洪细、等呼上的协洽,在反切改良方面承《集韵》而为,还辅以其他一些便利拼写和认读的措施,其选字定切,多方考虑,显示了他高度的韵学修养和务实态度。

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朱熹. 朱文公文集(83卷)[C]. 四部丛刊初编本.
- [2] 赵诚. 中国古代韵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- [3] 王力. 汉语语音史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.
- [4] 丁锋.《博雅音》音系研究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5] 周祖谟.《切韵》的性质和它的语音基础[A]. 问学集[C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6.
- [6] 孙建元. 论研究宋人音释的意义和方法[J].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(哲社),1997,(3).
- [7] 邵荣芬. 切韵研究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1.
- [8] 林序达. 反切概说[M]. 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2.
- [9] 罗常培. 汉语音韵学导论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10] 王力. 汉语音韵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
## A Phonic Interpretation of Phonic Meaning of Shangqing Formula

Wang Yequan

(Chinese Dept. of Nanjing University, Nanjing, Jiangsu 210093)

**Abstract**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book *Phonic Meaning of Shangqing Formula* written by Chen Jingyuan of North Song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nnot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improved the practice of fanqie, a traditional method of indicat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.

**Keywords** Chen Jingyuan; phonic annotations; fanqie improvement

(责任编辑 盘桂生)